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
第六回 望鄉台西門慶思家 鄴都城武大郎告狀

《北邙行》 洛陽北門北邙道，喪車麟麟入秋草。
車前齊唱薤露歌，高墳新起日莪莪。
朝朝暮暮人送葬，洛陽城中人更多。
千金立碑高百尺，終作誰家柱下石。
山頭松柏半無主，地下白骨多於土。
寒食家家送紙錢，烏鴉作巢銜上樹。
人居朝市不知愁，請君暫向北邙游。

這首歌是唐人張籍所作。專歎這人命無常，繁華難久。三九大老，貂冠紫綬，幾年間一夢黃粱；二八佳人，花面蛾眉，頃刻時一堆白骨。此話人人俱解，個個還明。古人云：「禍福無門惟人自召。」此等言語，分明是勸善惡。那聖賢天性慈祥，不肯為非作惡。那惡人天性奸貪，百計害人，那肯信這迂闊無憑的話。他說道：「我心裡害人的事，機巧深藏，鬼神那裡測度，暗室虧心，鬼神那裡得見。這四海九州，多少人煙？若是鬼神處處察記，也有及不到的。況人命一定，我該享這些富貴。一似天教我下來行這些惡的一般。那些官祿錢財，女色宅產，俱是他該送來與我享用的。就取之不義，亦是當然。況人一死，那口氣散了，那裡有甚形質。那有死鬼，還來索報的理。這因果的話頭，不過假此騙人施捨罷了。過了百十年的事，還有人對證不成？所以往古來今，滿天地間，俱是這個疑心。又有那七情八欲，六賊相引，以此任意貪淫。那儒者讀書，自說明理，疑心更多。又作無鬼論以避邪說，反把聖人敬鬼神而遠之一句，不曾滲透。所以就有親見死者托夢，病人見鬼等等現象，又道是遊魂習念，結成幻境，到底不肯信鬼神。所以佛說眾生好度人難度。只此疑心，誤卻死生大事。今日就《金瓶梅》說這些感應。難道做書的親見不成？那華嚴經說：「有花有果，有冤有報，如影隨形」佛法真實不虛。又說不可思議，正為世人小小聰明，反成疑惑。因此把西門慶死後光景，說與話人現眼。

閒話休題。再歸正傳。卻說西門慶死後，茫茫蕩蕩，魂如飛絮，魄似游絲。隨著兩個鬼使，領許多人，在衙門前伺候。也有酒店麵店，各樣雜貨，銀錢鋪面。往往來來，與陽世一般。見了城隍，和縣官一樣。冠帶公座，升堂已畢。鬼使持牌領進，眾人跪在階下。那西門慶心凶膽大，在提刑衙門做了幾年官，還指望以官禮相待。誰想這城隍兩樣點名：一邊是命限自終的無罪之人，點名起去了；一邊是陽世為惡，陰司被告的人，點名已畢，換上長枷大鎖。把西門慶穿的衣帽，一時剝得赤條條，真如餓鬼相似。也不審刑，也不問事。只見起了一路長批發解，一似別有大衙門去審一般。出到二門，見有些死去親戚朋友，也來問道：幾時來的？才待讓進飯店裡去，忽然大叢中出來一個人，跑上前來一把揪住西門慶好打。你道這鬼是誰？但見：

戴一頂嵌珠子的圓帽，穿一雙皂熟皮的朝靴。黃面無須，嘴下繡紋如掛線。細聲低語，人家說話似家婆。牙牌舊寫內官銜，鸞庫新充東嶽使。

這個人走上前來，把西門慶踩住。早有跟隨牽馬的家人五七個，上前用馬鞭大棍打起。後有一人飛奔前來，走的披頭散髮，只教休要放了奸賊。和眾人一頓磚頭石塊，打的西門慶鼻口出血。沒人上前勸一聲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花太監，領著姪子花子虛。知道西門慶已死，這裡等他報仇。那花太監因死後又做了東嶽帝君管鸞駕的太監，誰敢勸他。打了一回，說到上司已是告的久了，等審了再講。氣衝衝的去了。這西門慶帶的些錢鈔，俱被一群餓鬼搶去，悽悽惶惶，只得跟著鬼使上路。

原來不是前番走的路，卻是高山峻嶺，怪樹陰林，但見：

陰風吹面，冷霧迷空。冷颼颼黑路白沙，密匝匝荊荊刺。眼朦朧心下明白，卻似半醒半醉；步艱難腳不沾地，如過萬嶺千山。聽了些怪哭神嘍，盡悔從前作過事；見了些非刑重拷，相逢無語各分途。黃泉路上少人家，黑水河邊多蛇狗。

這陰司沒有日月星晨，不知早晚晝夜，一味裡黑茫茫。似那五更月黑天氣，略見些人影。似有似無，及至近前，又不見了。西門慶一路行來，都是兇神惡鬼，在黃風黑霧裡。帶的這些死人，沿山攀嶺密密層層，也不知有幾百萬。老的少的，男子婦人，尼僧和尚，和那官員武將，吏卒倡優。也有綁鎖的，空行的，騎馬的，坐轎的，無般不有。比陽世活人還多，不計其數。難道陰司這些的鬼，俱往何處發放？有詩歎曰：

生莫貪歡死莫哀，往來晝夜幾輪迴。若言死者無生來，何事泉台去不回。

那西門慶跟隨鬼使，往東北而去。不計日夜，早到泰山東嶽神州地方。就如那京城一般。西門慶進的城來，但見這些官員人等，乘車騎馬，挨肩擦背，貧富貴賤，哀樂千端，與王城一樣。只是受罪人多，享福人少。鐵鎖銅鞭，押解著枷索的罪人，何止千百起。都是山東河南，兩京兩浙，十三省並五州外國。形狀不同，俱在此投文發放。那西門慶到此，那得不怕。大凡這人的良心，是生死不滅的。就想起生前那些事來，今日如何瞞得過？那蔡太師的力量，翟雲峰的親情，沒處用的著。想了一想，有件好事折算。那城南永福寺，也曾舍五十兩佈施。常在北極廟做了幾遭道場，有吳道官申過表文可查，或者還救得些。

尋思不了。只見那城門口乞丐，俱是餓鬼，百十成群，披髮流血，好不怕人。忽然一人領著許多鬼上來，將西門慶揪住，打的打，的一個破直裰扯的稀爛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武大郎。不是三寸丁了，長得高大許多。揪著要命不放。鬼使問其原因，大郎哭訴一遍。鬼使又把銅鞭亂打，西門慶疼痛難堪，滿身刑具，如何捱得。比及將到東嶽衙門首，那宋惠蓮、花子虛、苗員外，受害的一班死人。都在眼前索命索債，那裡遮當。

鬼使分開眾人，先到一司下了批文。打發鬼使去了，將一千罪人寄監，才申文報文書房呈上候旨。十三省各有司官，與陽世刑部一樣。那日批在山東司查罪。西門慶跪在堂前。早有判官呈上。據清河縣城隍土地灶神日夜遊巡報案：西門慶積惡甚多，淫奢過分，原壽六十歲，因罪減算三紀；法因絕嗣，有施捨一事，給一子為僧，再傳則絕。司府看過，鬼使遞與西門慶細看一遍。閉口無言，只是叩頭哀告，說：「小人生前無知犯法，略有一二。不敢欺天。但生前仗義疏財，世上惡人也還有甚於西門慶的。老爺慈悲超憐。」只是磕頭。只見司官與判官說了兩句，就拿出一架天平。兩個銅盤，一個黑的，一個紅的。其砝碼也是兩樣。將西門慶作過惡冊放在一頭，善冊放在一頭。那惡冊重有千斤，善冊輕無二兩，把個天平架子墜倒在地。司官大怒，即喝鬼使擱翻。以銅箍腦，兩目努出，口鼻流血。要打入死囚牢去，那判官又稟兩句，說：「犯鬼初到，還使他嵩裡山過了堂，以待冤頭對審，方可行刑。司官喝令往刑。那腦箍不解自落，有這等奇事。西門慶依舊帶上長枷，鬼使領入一山。漫漫黃沙衰草，也是一座衙門。眾鬼越多了。都是些白衣重孝，往來哭聲不絕。原來地藏菩薩慈悲，這初到鬼魂，許他來蒿里山，領他本家漿水。有一座望鄉台。眾鬼登台，各各望他妻子。一面從此就永辭骨肉，隔絕陰陽了。這是菩薩好生，念眾生恩愛俗情，使他有此一番遙望的散場。知道俗情是解，好轉生改過。那知這眾生不醒，古詩為證：

望望復如何？心與物俱往。主人已離舍，客氣日侵長。門戶生荊棘，白日遊魍魎。精神斲喪盡，靈府誰資養？經營百年內，於何成仗倆。年年春又冬，日日朝又夕。漂泊旅中人，能作幾時客？堂堂七尺軀，臨去無寸宅。青史數行字，荒郊一片石。人間竟無賴，地下終何益？

單表這西門慶，也隨著眾人上的望鄉台來。各人望的是各人的家，各人哭的是各人的淚。那西門慶把淚眼揩開，往西南一望，是清河縣地方。那一時潘金蓮、陳敬濟，還在靈前守孝，不曾死哩。但見：

暗暗塵寰，茫茫煙霧。城廊遠開如淡墨，人煙細小似白描。半真半幻，塵市影裡樓台。乍聚乍無，鏡花光中妻妾。堂上往來多

弔客，門前樹立大幡竿。庭堂如昨日，一家盡換白衣冠。蓋覆是何人？一日不嘗黃米飯。門客稀疏，應二哥不來哭我。龐姬冷淡，潘六兒又續新人。翡翠軒幹壞茉莉花，提刑衙誰署乾戶印？

那西門慶看得分明。只不見月娘在何處？原來分婉孝哥，坐月不出。西門慶貪心不改，見那金銀財寶，燒在門前，不能勾取來使用。等我再看，才待開眼，只見一片火光，照望鄉台上燒來。黑氣迷漫，全不見影。真好怪事。西門慶哭下台來，又悲又想，因作〔哭山坡羊〕一典傳笑：

世人世人，休學我西門慶的模樣。銅門家私，一霎時間全然了帳。潘六兒、李嬌兒、孟玉樓，那裡去了？小春梅的琵琶，小玉的簫絲弦，那裡供唱？胡僧呵，也是俺要強，連吃了三丸，委實難當。王六兒的後庭，才然罷手。追命鬼的金蓮，才把俺的命喪。想著俺翡翠軒、葡萄架，何等頑耍來也。風流一世，弄得這等淒惶。閻王想殺我也，我情願吃兩碗迷魂茶湯。閻王饒了我罷，我情願領著這些婆娘們當行。

西門慶哭罷唱畢。眾鬼又哭又笑。下的台來，眾鬼各有使者押著。候過堂審錄不提。卻說這武大郎從服毒身死，一到陰司，在枉死城毒蟲司收魂之後，到今一十六年，未曾托生。那日從城門首遇見西門慶，打了一頓。就去東嶽府前寫了一狀，上寫道：

告狀鬼武大，原籍山東清河縣民。告為奸妻毒殺事。武妻潘氏，與土惡西門慶有奸。於某年月日，有鄆哥報信往捉，被慶踢傷幾死。乘機同王婆用藥毒殺身亡。本坊土地灶神鄆哥等證。慶惡恃財將弟武松賄徙。生死含冤，屢告存案。今慶命終合行對審，贖冤誅惡。上告。被告：西門慶、潘氏、王婆 證人：鄆哥、本宅灶神、當坊土地。

武大寫狀，正要候鄆都放告日期才遞。恰好有花子虛、苗員外、宋惠蓮一千人，俱合攏來。在衙門前有一個汪生員，停了貢，因氣而死。在那裡有個招牌，上寫：「廩生考中官書。」這些寫狀的往來不絕。花子虛的狀，是姦殺盜財事。苗員外是受賄縱仇事。宋惠蓮是淫霸殺命事。又有一人騎著大馬，武將打扮，後面鎖著一婦人，約五十年紀。也來寫狀告西門慶，竟進衙門去了。細問旁人，才知是王招宣，鎖的就是林太太，還有窮鬼甚多，或是放債坑家，官刑害命，約有百餘。那餓鬼中也有好漢，俱在旁不平，揎拳相助的。

正在吵鬧中間，忽見一起官員領著人馬過來。這些人閃開條路，在旁站立。但見十數對金甲。紅纓馬上，各持旗纓絡鐵鉞弓矢。約有三四十隊過去了。就是步下兵卒，皆藍面紅髮，獠牙巨目。各執銅鞭鐵鎖，有二十餘隊過去了。又是文官吏卒，皆襍頭皂服，懷抱冊籍。二十餘員，各安隊伍過去了。又是步下兵卒，抬黑漆槓箱二十餘槓。走的熱汗雨淋，腳奔如飛過去了。才是四對紅紗燈籠，各焚檀速，一路香煙。又是笙簫細樂，美女仙童。真是人聲悄寂，不動微塵。一頂黃羅傘下白玉輦中，坐定一個執圭垂旒的一尊神道。左右捧劍扇不知多少。正是莊嚴端正陰天子，總管輪迴岳帝君。後面跟的兵將不計其數。玉輦未到，只見這花子虛一千原告，等的將到跟前，一齊喊起。說著冤屈，頭頂狀詞，跪在路旁。東嶽帝略一回頭，早有馬上肩背黃旗的靈官收去了。人馬過畢，才知是上界玉帝天尊，召五嶽帝君會議宋朝劫運。一去三日才回來。這些人見接了狀去，就和陽世間告准了御狀的一樣歡喜。俱各候旨不提。不知西門慶將來罪案，如何收結。正是清河縣中少了個縱欲貪財的狡奸漢。鄆都獄裡添了個捱刑受罪的惡魔星。